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十二回 中日交兵由韓國 德美說和為友邦

話說中國兵到了漢城之時，日兵已經住在他的領事衙門以內，每日出去擾亂百姓，無所不為。那百姓受不起暴虐，遂有三四百人，聚在一處，攻打他們。那日本一見，可就越發鬧起亂來了。好一些日本強徒禮不通，他在那高麗國內來行兇。白日裡各處打家來劫寨，到夜晚投宿民間亂胡行。有人要是把他來衝撞，抽出刀子就行兇。無故將人活殺死，官府內也不能把冤平。因此百姓們起了憤，三百四百聚成營。日本又去把百姓惹，百姓就與他把命拼。日本一見把他們來攻打，這才越發了不成。無所不為胡亂了，將百姓害的好苦情。他們這樣還不满意，又上那領事衙門把狀升。硬說是高麗人民不懂禮，見了他們就眼睛紅。搶去他們多少好財帛，劫去他們行李馬匹好幾宗。望領事與我們快作主，若不然這個苦處無處鳴。領事一聽這句話，急忙來到高麗政府中。見了高麗政府諸元老，他這才慢慢的把話明，說道：「是你國起個東學黨，江山轉眼就要扔。我們好意來相救，你百姓為什麼把我們攻？搶去多少好財物，傷了幾名好兵丁？你百姓這樣膽肆來作亂，全都是你們政府無正經。從今後我得與你們改政治，從今後我把你們法律更。一來是替著你國求安泰，二來是保護我國商與兵。不怕你們不應允，今日我就來實行。」這領事說罷了一些話，嚇壞了高麗國內眾公卿。

話說日本領事，說要改革高麗的內治，那政府大臣，一個一個嚇的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說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們的百姓無知，有傷貴國之人，望領事不要動怒，我們甘願包賠。」一領事說道：「包賠也不行，今日包賠了，明日還是那樣，我們吃虧吃大了。說什麼也算不中，非改你們內治不可。快去告訴你們皇上去吧。」說罷，騎馬回衙門去了。

這些大臣面面相覷，呆了一會，都說道：「咱們既然無法，還得稟報於天子得知。」於是上了金殿，將此事奏於韓皇。韓皇說：「這可是如何是好？」內有一大臣奏道：「我主可以將此事報於中國領事，看看他將如何對待？」韓皇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寡人我就前去。」遂命御套車上車轎。

韓皇上了車轎，來到中國領事衙門大門以外下轎。早有人報於袁世凱，袁世凱出來，接至屋中坐下，說道：「今王到此，有何商量？」韓皇說道：「無事不敢到此，只因日本的兵士，被我國的百姓打傷了，他們領事到我政府問罪，硬說我內治不善，致使人民行兇，就要與我國更改內政。寡人尋思，貴國是我國的祖國，日本要改革我國的內政，就有敢奪我國之心。咱兩國是唇齒之邦，我國又為你國的屬國，日本要是把我國滅了，你國也是很受害的。所以寡人才來，將此事告於貴領事，望領事連連想方法以處之。」袁世凱說道：「今王暫且回宮，下官先去見他的陸軍大將山縣有朋，讓他撤兵，然後再與他辦此交涉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於是他二人一齊出了領事館，韓皇回宮去了。

袁世凱來到日本領事衙門，見了山縣有朋，說道：「高麗內亂已經平了，貴國就可以撤兵回國，省著在他國中不便，使他們那些百姓驚惶。」山縣有朋同他那領事一齊說道：「咱兩國在天津定條約的時候，不是說是高麗有亂，咱兩國互相派兵來平嗎？今日我們與他來平內亂，本是好意，他那百姓將我們兵丁打傷不少，還搶奪我們的財物，可道是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們將兵住在這裡，一來是他國的內治不好，我們代他改革改革，二來是保護我國的商人。」袁世凱說道：「高麗本是我國的屬國，你國本干涉不著，為什麼改他國的內政？再說你那兵丁，全都帶著槍刀，他們的百姓，怎麼能夠欺侮你那兵丁呢？」他二人又說道：「袁領事，你說什麼高麗是你國的屬國？我看高麗是獨立國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你們怎說他是獨立國？」山縣有朋說道：「他既是你國的屬國，他國的內治，你們為什麼一點也不管呢？今日看我們要改革他國的政治，你又來干涉我們，想只要背天津條約怎的。要背條約，就算不行！」說著說著，就決裂了。袁世凱一見他們不撤兵，一邊又要改革高麗的內政，知道是不好了，急忙回到衙門，寫了一封摺子，由電報局打到咱國的外務部。外務部的尚書，見袁世凱打來電報摺子，知道必是緊要之事，遂急忙見了光緒皇爺，將摺子呈上。光緒皇爺接過摺子，就可看起來了。

上寫著：「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，光緒我主有道皇。只因高麗起了東學黨，一心要破壞他那家邦。咱國裡發兵把他救，那日本也發兵來到那鄉。到後來咱國平定東學黨，日本兵在韓國以內發了狂。白日裡打家去劫寨，夜晚間任意投宿在民房。無所不為來作亂，那韓民一怒把他抗。因為韓民不受他的暴，所以他又起了壞心腸。對著他國的領事把話講，硬說那高麗人民把他們傷。他領事就望高麗政府去，對著那大老臣工說其詳。『我們好意與你來平難，為什麼你百姓把我兵來傷？看起來皆是你們內政不善，我今日就與你們改改良。除去你們那些個齟齬政，將你這法律改改革。』那日本一心要把高麗政治改，為臣我也曾與他們犯商量。臣讓他把兵馬撤回國，他言語保護商人在那方。臣又說高麗是我們的屬國，他言說高麗是獨立邦。臣不許他干涉高麗政，他就與為臣說不良。看起來他是要把高麗滅，若不然何為這樣的張狂？高麗本是咱國的屏藩國，他要亡咱國也恐怕不久長。為臣我因此才把本來奏，望我主快快想個好主張。」下寫著「袁世凱來三頓首，叩稟我主高麗永久平康。」光緒爺看罷了這摺子，不由的一陣一陣心內慌。

話說光緒皇爺看罷袁世凱的摺子，對著滿朝文武說道：「日本這樣野心，咱們可是如何對待他呢？」那滿朝文武齊聲說道：「我主，日本欺侮高麗，就是欺侮咱們中國，非得跟他開仗不可，要不跟他開仗，把高麗就白白的讓給他了。」其中惟有那李鴻章不願意與那日本開仗。但是一個人不願意，也是靡法子，於是遂將中日開仗事情，佈告各國知道，然後命左寶貴、衛汝貴，領六萬人馬，望高麗進發，又命丁汝昌，帶十二隻兵船，把守黃海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日本山縣有朋與中國領事決裂了，遂即回到國中，對他國皇一說。國皇說：「既決裂，咱們就與他開仗！」這個時候，中國的戰表已經傳到日本了。那日本一見中國與他們開仗，全都樂了。於是點了三十萬陸軍，讓東鄉平八郎帶頭一隊，山縣有朋帶第二隊，伊東佑亨帶第三隊，先望高麗進發。又命代山岩帶二十隻大鐵甲船，撲奔黃海，與咱國的海軍開仗。由是中日兩國，可就開起戰來了。

這日本貪而無厭野心生，一心要與我國把高麗爭。住高麗的兵馬他不撤，硬要把高麗國的政治更。袁世凱也從（曾）將他問，他言說我國禮不通。「高麗本是獨立國，我們干涉怎不中？既說高麗是你們屬國，為什麼讓他人民亂胡行？看起來全是你們國的錯，你還有甚麼言語向我說？我們的兵馬一定不能撤，高麗的政治一定另更改。今日就是這樣辦，看看你們有何能？」袁世凱一見事決裂，他這才打本進了京。本章打到北京內，怒惱光緒有道龍：「日本今日欺侮我，必與他們開戰功。」點了六萬人馬，派了三位大元戎。頭一個就是左寶貴，二一個就是聶士成，還有一個衛汝貴，每人領著二萬兵，祭了大纛起了隊，浩浩蕩蕩出北京。人馬駝駝望前走，這日到了韓國中。大兵發到平安道，牙山以下紮了營。押下中國且不表，再把日本明一明。

日本聽說中國與他來開仗，他們一個一個樂的了不成。各處裡就把人馬調，選了三十萬大陸兵。他派了元帥人三個，列位不知聽我明。東鄉平八郎領著頭一隊，第二隊的元帥叫小（山）縣有朋，第三隊裡也有大元帥，他的名字叫伊東佑亨。軍樂炮隊全部有，坐上輪船起了程。

這日到了仁川地，上岸就奔牙山行。兩下相隔整十里，咕咚大炮開了聲。左寶貴獨擋頭一隊，衛汝貴後邊打接應。兩邊一齊開了炮，烈煙遮天令人驚。自晨打到晌午後，我國上了三千兵。老將宋慶有武勇，一人咱能把日本衝。陸軍敗陣且不表，再說海軍丁總戎。

丁汝昌鴨綠江口來把守，代山岩帥（率）著海軍望前攻。兩下相隔八九里，忽聽大炮如雷鳴。日本船望前直是闖，將我船就望四下衝。炸死兵丁幾百名，由此又打了三時整，三隻輪船又沉海中。眼看著我軍就要敗，接應兵隊不見動靜。左寶貴活活被那炮打死，可憐那多年老將喪殘生。

我軍這才敗了陣，平壤兵隊跑個空。到後來又打了好幾仗，盡是我敗日人贏。日本兵簡直的望前趕，過了鴨綠大江奔海城。我兵退入奉天內，日本占了九連城。金州、鳳凰全都陷，大連、益（金）州人被敵人攻。丁汝昌一見事不好，帶著七隻輪船逃了生。後來又在威海打一仗，我國的兵丁死的數不清。丁汝昌無奈仰藥死，可憐他功未著來命亦坑。

我國與那日本打了數十仗，未聽說有一仗把那日本贏。像這樣全是什麼原故？約不過兵未練來將惜生。為兵的一開仗來慌無措，為將的一臨大敵發了蒙。如此兵來如此將，那能不把國家坑。還有一個奸相頂不好，就是那合肥李文忠、李鴻章一心不願與日戰，他說是日本雖小兵甚雄。倘若是一戰不能將他勝，那時節想要罷兵萬不能。到那時欲戰不能罷不得，何不與他商量著辦事情。看起來他的見識是很好，但是他不當把那私心生。因為事情不隨他的意，他不可稀裡糊塗把事行。不發兵來也不發餉，因此咱國才敗下風。此是我國兵敗故，令人聞之痛傷情。咱國一看不能把日本勝，無奈何這才和約在北京。

話說中國與日本打了一年多仗，中國也靡打一個勝仗。當日德美兩國，各自派來一位大臣，前來觀戰。美國的大臣叫福世德，德國的大臣叫蘇林哥耳，在此觀戰。看中國屢打敗仗，福世德對著蘇林哥耳說道：「日本野心如狼，不可讓他直是逞雄，現在中國算永遠不能勝了，咱們何不與他兩國說和了呢？」蘇林哥耳說道：「這都是好事，咱們二人就此前往吧。」

他二人遂來在咱政府，將和約的事情一說。這個時候，李鴻章極力求和，那皇上也看著不能夠勝了，遂應了他二人的意思，把李鴻章為全權大臣，跟著福世德、蘇林哥耳，上日本和約。從天津上了火船，一直的到日本的東京。到了日政府，見了伊藤，才說出和約之事。正是：

士卒不練難爭勝，將帥無學奚建功。